



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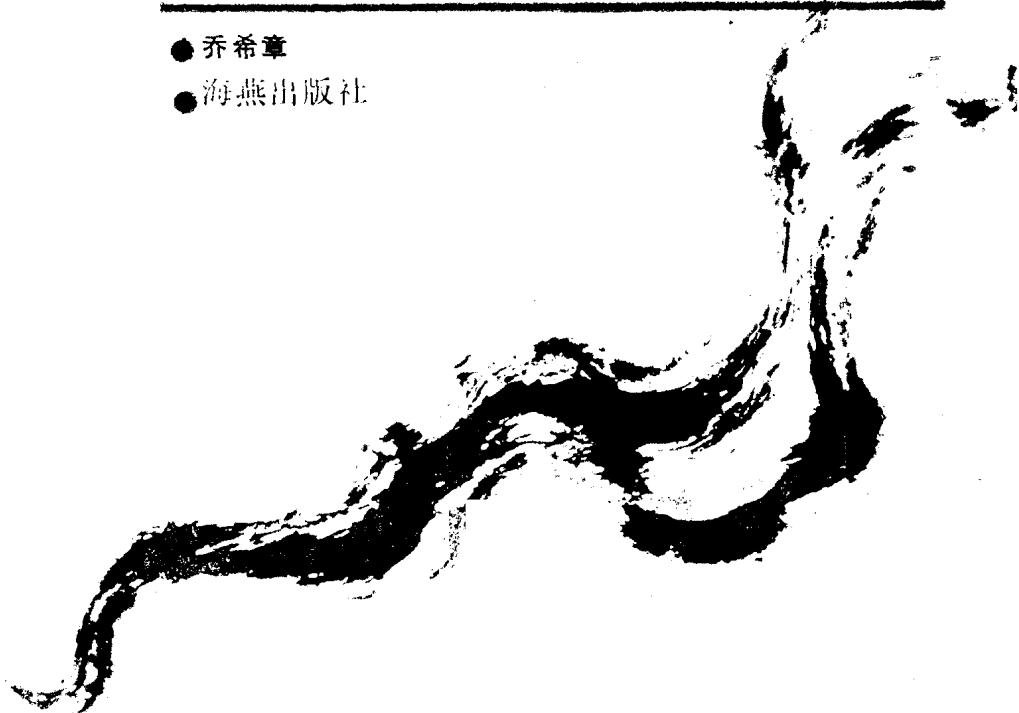
政
大

八
一
大
將



谭政大将

● 乔希章
● 海燕出版社



谭 政 大 将
乔 希 章

海 燕 出 版 社 出 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 新华书店 发行

850 × 1168毫米 32开本 6.75 印张 124 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000册

ISBN 7-5350-0043-6/I·28

统一书号 10302·91 定价 1.80 元(平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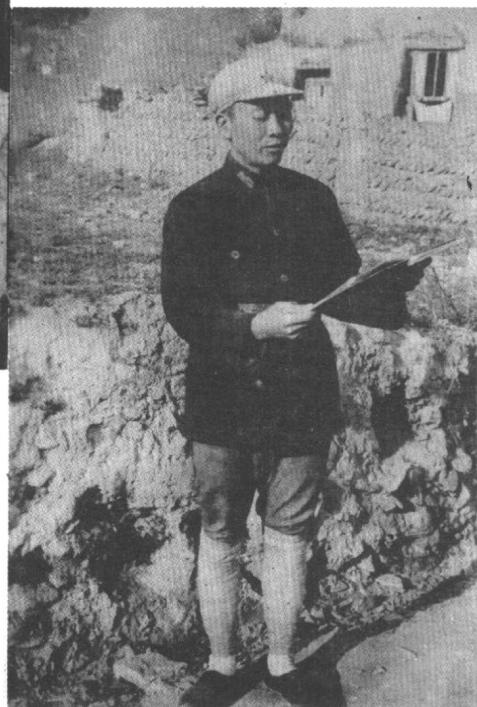
谭 政 大 将

← 谭政和妻子王长德（1937年）



谭政在延安（1942年） →

↓ 延安时期与总政治部部分同志合影。右起第四人为傅钟。
(1943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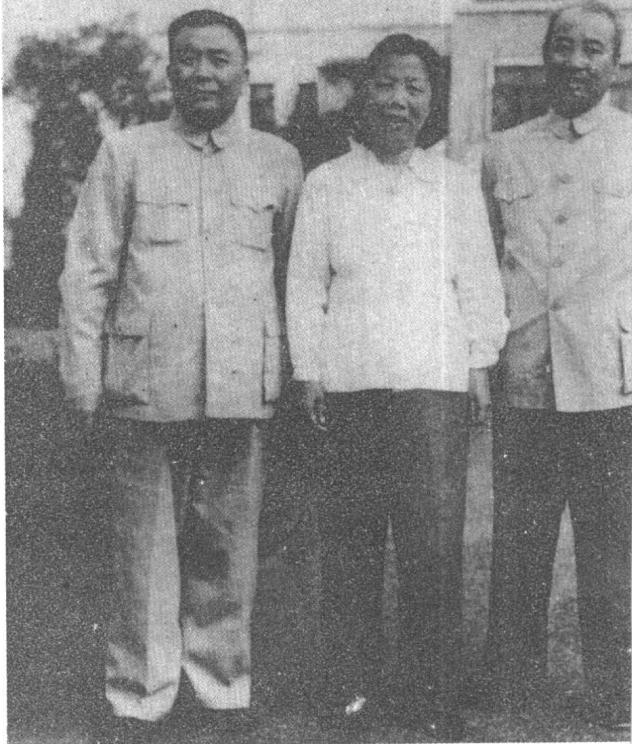


↑ 谭政与叶剑英合影，中间为谭政妻子王长德。



← 谭政、聂荣臻、贺龙、王震建国时期合影于海南岛。

→ 1959年12月
谭政（左）、
陈赓、邓颖超
(中)在一起。



↓ 毛泽东1959年在广州会见全军政工会议代表。
右第二人为谭政。



双马石哨口

← 1979年重返井冈山。
摄于井冈山双马石哨口。



↓ 谭政与罗荣桓、贺龙合影在安徽。



编者的话

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。广大读者渴望了解这一壮举，更热望看到革命前辈们当年的战斗风采。为此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“十大将传记”丛书，以重现这一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，以颂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，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、共产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。

在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了姚维斗同志的鼎力相助，借此向他及关心这套丛书出版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十大将传记丛书

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
裕东诚慶政光逸卿声达
海克 劲云瑞树光
栗徐黄陈潭肖張羅王许

目 录

第一 章	雏鹰待飞.....	(1)
第二 章	少年朋友.....	(17)
第三 章	情谊常存.....	(32)
第四 章	投笔从戎.....	(50)
第五 章	春雷风暴.....	(67)
第六 章	井冈斗争.....	(85)
第七 章	泽东身边.....	(101)
第八 章	转战赣南.....	(121)
第九 章	古田会议.....	(135)
第十 章	保卫兴国.....	(154)
第十一 章	长征纪念.....	(168)
第十二 章	我们姓“共”	(189)
	尾声.....	(210)
	后记.....	(212)

第一章 雉鹰待飞

春末夏初，洞庭湖一幅秀丽的画卷。一片一片白帆穿梭飘摇，与天空的朵朵白云连成一线。船儿划破平静的湖面，碧波涛涌，浪花飞溅，船尾曳着一道道霞光。洞庭湖的南岸，气候温暖，岸边的垂柳，新叶葱绿，随风摇摆。田里，稻苗生机盎然。盛开的油菜花金黄金黄，遍地芬芳。蜜蜂开始了它一年的辛勤劳动，蝴蝶伴随戏舞。湖南的初夏风光，多么令人神往！

八百里洞庭湖金光灿烂，湖光十色的南面，便是清朝定置的湖南省。

湖南，真是中国的一块好地方。有山，有水，有林，有勤劳勇敢的人民，是历代中国革命的中心。也出现了无数的民族英雄豪杰。近代史上，革命的领

袖人物谭嗣同、毛泽东、蔡和森、向警予、邓中夏、刘少奇、任弼时、李富春，人民解放军的元帅贺龙、彭德怀、罗荣桓，大将许光达、陈赓、肖劲光、黄克诚、粟裕、谭政，不都出生在湖南省吗？英雄辈出，革命斗争中出英雄，历史上的伟人也都产生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中。

湘江，湖南境内最大的河流，它源于广西东北部、海泽山西麓，流经湖南全省入洞庭。它灌溉着湖南肥沃的土地，抚育着人民。江流汹涌澎湃，甚有气派，湖南人民的英雄气概，也就来自湘江吧！所以湖南省以“湘”简称。

湘江支流之一的涟水，河水比起湘江、沅江来自然要小一些，但是她如同人身上的血管，是一脉相通的。涟水汇入湘江，湘乡又位于涟水河畔，这个县城不大，却水陆交通通达，又有古老的文化。湖南最早的书院，就建筑在离湘江二、三里的东岸坪巍峨秀丽、风景优美的东台山脚下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谭政大将，就出生在湘乡楠竹山村一个封建绅士的家庭里。

谭政的学名叫谭世名，号举安。《谭政大将》，得先从谭世名这个名儿讲起。

公元1906年6月13日（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农历润四月二十三日），风和日暖，湖南湘乡楠竹山村谭润区家里，诞生了他的长子——谭世名。

湘乡县城向北，山峦绵亘起伏。山峦高，地不平，山涧小河溪水哗哗地流。山青水秀，竹林丛丛。竹林丛中，

隐隐约约地显现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。这就是湖南湘乡楠竹山村。中国南方特有的山村景色，多么象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诗：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啊！

楠竹山村位于狭谷山坡地带，村子里住户不是很多，有瓦房，有茅屋，住房分布各方，一目了然。哪家是富户，哪家是穷汉？用不着去打听，从住房的结构上，就能分得个清清楚楚。

远远望去，楠竹山村里几幢灰色瓦房矗立在村庄的中间。宽敞的庭院，正房厢房，书屋庭堂，小院套大院，屋后有菜园。一个牌楼式的大门，不高不矮，两扇红漆大门，右扇雕刻着“忠厚传家久”，左扇雕刻着“诗书继世长”。平常两扇门总是关闭着，而这副门联也就显得格外醒目，不用问，是“书香门第”人家。

世名出生那年祖父去世了，给他们家留下了田地和房产，也给当地留下了绅士兼商人的名声。家有田三十来亩，雇一名长工耕田种地，年可收谷八十多担（每担一百十斤），少量土地出租。离楠竹山村不远，出村不到二里的“天地庙”，是一条大路经过的地方，来往过路人多，谭家在这里开了杂货铺、药店。依照旧中国的家族传统，老一辈总应该给后代留下“家业”才能说明这个家族的兴旺光彩。同时，要为儿女完婚，找个门当户对的“亲家”，传宗接代，维护已有的“门封”不致败坏。

世名的祖父去世前，在封建的旧中国挣扎一生，这一

切都有了头绪，有了个着落。他为长子完婚，找了个门当户对人家的“大家闺秀”。这就是世名的父亲谭润区和谭文氏，“命运”注定的一对。老爷子生前盼望生个长孙，顶立谭世家门。不料，一生的大事办完了，他也大病临头。他自感到精神斗不过病魔，便把全家人叫来跟前，留下了遗言：“……希望润区（长子）夫妻头胎生个男孩，起学名‘世名’。倘若愿望能够实现，按谭世家规，给我的长孙——世名封田二亩。”又交待：“长孙出世后，好好抚养，愿他早读诗修身，‘诗书启后昆’嘛，要为世名立字号‘举安’。”

果然，没过半年时间，谭文氏生了个又白又胖的男娃儿。长年累月在外乡教书的谭润区，专程回家来看望妻儿。妻子文氏，性格温柔，容貌清秀。她见润区回家来了，便把儿子推给丈夫：“该心满意足了吧？”谭润区笑了笑：“那就照父亲生前留下的话，叫谭世名吧，立号举安！”

从此，谭世名便载入谭氏家族世谱了。

沿楠竹山村前的弯弯曲曲的小河流水前行二三里，便是风景优美的七星桥。

七星桥，这里没有几户人家，它是以“桥”而得盛名。传说，每年“七夕”（农历七月初七夜）牛郎织女天河相会之时，也正是农民秋收待割之季，这时，登桥高望星空，可观赏到七星高照。这便是“七星桥”名称的来历。

话说这七星桥，弓形小桥高出地面，石板阶台上上下下。桥面板石平坦，石雕栏杆镶在两旁，桥下溪流潺潺，

河边垂柳丝丝，晨光夕阳照射，相映成趣，不失为一幅美丽的画面。春天，万物生机，草绿蛙鸣，桥旁农夫耕田插秧，开始了一年的农忙。夏日酷暑，桥头歇脚饮茶。中秋天高气爽，文人学士吟诗赏月，抿酒填词，只可惜没有一个聚首结社的地方。

七星桥是个风景胜地，又有古代优美的神话传说，楠竹山村不知哪一代文人学士要求结社，谭氏家族就在七星桥畔，建立了宗族祠堂。

谭氏家族祠堂建筑古朴而高雅，位于七星桥凹豁谷前树木丛林中，红墙灰瓦，屋宇迈过密集的竹林，围墙向阳的一面，牌楼式的大门敞开，大门两旁有石狮守护。长道林荫与七星桥连结，构成一幅天然秀丽的图画！

谭氏宗族祠堂，并不完全是封建的宗族集会、族长施行职权处理本族重大事件的地方。祠堂也为本族办理慈善事业，开设蒙馆，聘请有学问的先生，本族子弟来这里念私塾。自然，这个文化圣地，又成了当地文人学士、还有有声望的绅士活动的场所。

楠竹山村主持谭氏家族祠堂的族长，延续下来也不知道有多少代，从谭世名记事的时候起，谭氏家族族长是由他祖父担当。祖父去逝后，他的父亲谭润区就不再教书，作为长子回家来，继承掌管家业，又经营“天地庙”杂货铺、药店的商业，后被推选为谭氏家族祠堂的族长。谭润区这位教书先生，也渐渐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绅士。

七星桥楠竹山村谭氏宗族祠堂蒙馆，有教书经验丰富的族长谭润区的经管，办的方圆驰名。周围村子里的绅士或者有点名望的家长，都想把子孙送来七星桥蒙馆念书。而谭润区又如何不想把长子世名早些送来蒙馆？

谭世名刚满六岁，作为谭润区传宗接代的长子、谭家将来支撑门第的后代，就入蒙馆念书。父母高兴，全家人向他祝贺。入蒙馆这天，他穿上母亲特地做的清末时兴的小长袍马褂，戴上一顶瓜壳红头小帽儿，背后吊着一根又黑又细的小辫儿。又白又胖的世名，有了这身打扮，显得精神多了。他背起书包，走出了家门，跟着父亲一道，高高兴兴地走了二里路，来到七星桥蒙馆，开始了他念私塾的头一天。

世名并不知道入蒙馆以后的滋味儿，只知道他今日将走入另一个“天地”。想不到“天外有天”，入蒙馆读书，结识了许多少年朋友、同学。不光是本村的，也有邻乡的，他所结识的好友陈赓（学名陈庶康，字传瑾，陈赓改名字以前，都叫他庶康。）不就是父亲的乡友二都柳树铺陈绍纯大叔家的长子吗？

陈庶康的家庭是旧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另一种类型。庶康的祖父不是当地的绅士，原来很穷，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，后来从戎为官致富，在当地有了名气。二都柳树铺也有私塾可读，但是不如楠竹山村的七星桥蒙馆先生教得好。所以，庶康在家里读了三年私塾之后，父亲带着他来到楠竹山村找到世交好友谭润区，求其把庶康安排在七星